

## 短宣手記 — 林俊牧師 專欄

### 編者按：

林俊牧師夫婦，年事已高，且在疫情期間，又再啟程遠赴法國，從事三年的宣教行程，故此是我們的好榜樣，是身體力行的「宣教人」。荷蘭宣教後回港一年半，在香港努力作後方動員及培訓，如今出發，再度往前線為天國事工努力。正是現代的迦勒：

老當益壯👍

不忘初衷👁️

退而不休👊

一生盡忠👊

### 回應世態、勇於宣教

香港的疫情持續及肆虐，港人在嚴厲的抗疫狀況下，熬過兩年了！滿以為七十多日的零感染紀錄，可以換取正常生活的回復。怎知因管控疏忽，一時大意的緣故，而產生了第五波的傳播感染。接著全港實施更嚴重的限制，及醫療制度的崩潰，成千上萬死亡重病個案疊增！本已疲弱的經濟，更是雪上加霜！市民何處能獲解困？

前一陣子，我因健康條件的限制，不便注射疫苗，外出便要戴雙重口罩及面具，這是我無可選擇的應對辦法。每天緊追政府不斷變更的防疫禁令，同時又要掛念、關注極多染疫的親朋戚友、弟兄姊妹們的病情、顧及他們的感受，分擔著那住在環境惡劣，被困於隔離營多位姊妹的苦愁，再加上驟來的俄烏戰爭消息，及看到螢幕上生靈塗炭的畫面，使人感到心力交瘁。更且政府「封城」的消息，導致市民盲目搶購日用品食物等情，凡此種種，香港人感覺身歷「瘋城」之苦！。連位處偏遠我家居的大澳，也受到不大不小的牽連！

許多友人傳來不幸的遭遇，使我想起宋代文人蘇軾，他 21 歲中進士。幸得皇帝賞識，前途似錦。但還未及把喜訊告知家人，母親卻突然離世。當年送行的母親身影猶在，此刻回鄉卻只見她的墳墓。七年後，蘇軾離鳳翔官職返京，妻子卻病重不治而逝。一年後父蘇洵也離世。蘇軾在八年裡，嘗盡至親離世哀痛。本可晉升宰輔，卻又遭告密而被貶。更且朋友怕牽連禍延而遠避他，正是一生坎坷。

他曾說：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」人生像是漂泊的飛鴻，偶然落在雪泥里，留下些指爪印，人生是無奈無常。如何迎抗？

身處困境，我們確需要有強壯的心靈。我們的基督信仰有上主惠賜的這份恩典，在各種天災人禍的環境中，似乎是邪惡勢力在肆虐。宣教士就像舊約時代的先知，要急切呼籲世人認罪、悔改，強調神要審判那些忽略在患難中的最弱小的弟兄。求主賜力量給宣教者，忠告世人、喚醒沉睡者，主必快來！

### 同行有您

由於許多弟兄姊妹擔心我未打疫苗而容易染疫症，因此我必須向大家，交代一下我的實況。前天我已經打了第一針疫苗，因為快將出發宣教了。二月初按心臟科醫生提議，若確定去外國宣教，才值得付出代價，接種疫苗。

從荷蘭回港剛剛一年半，我一直在承接未返港前的感召，去法國宣教。在申請簽證過程，多番努力，沒有成功。但我這年半在大澳、在市區卻有許多事奉機會，更多牧養特別需要的人。受到機構、神學院或教會的邀請，我曾經考慮承擔長期或短期的工作，也有一些海外事奉工作機會，更有考慮透過移民英國，換取機會轉去法國宣教的策略。但是我只是「心動」：卻沒有明確「感動」。反而在不經意下，因報讀一所法國大學，在香港辦的三年網上進修教育學的課程，並在得不到差會協助申請工作簽證時，轉用此學生身份，作為我最後一個嘗試，就在三個月內，我和師母都獲得往法國的簽證。

作為牧者，在香港正值移民潮時去宣教，總有些心理上的障礙。許多人問我究竟是為了移民才去宣教，抑或是為了宣教去移民。這個問題我在 1993 年去比利時，進修三年時已經被質疑，以為我是為移民而去進修，不相信我會「九七」前回港。後來一九九六年畢業後，回港事奉了十九年。無疑我嚮往寧靜的外國生活，但我更看重神的差遣和給我的使命，至於是什麼身份去做，有沒有經濟支持、去多久、去那裏、做什麼？我任憑主安排。

從荷蘭回港與闊別一年的師母重聚，感覺到她受香港政局及疫情影響，因而情緒被困擾。我知道夫妻分離異地他鄉，長達一年之久，代價很大！人情上我應該中途中斷在荷蘭的事奉回港的。而設法離港移民英國或加拿大等英語地區，是適當的選擇。在加拿大的妹妹，也想為我安排，但是我不敢擅作主張，只想讓主安排調動。正如「人生六十耳順，七十知天命」的格言吧！三月初得簽證後，這兩、三周泛起離情別緒，對主信心不足，使我為前景忐忑不安！正值負責教導以賽亞書，內中信息，充分地挑戰我信靠主的能耐，這訊息來得十分適切。

主啊！你知我缺乏自信心，信靠神的心志微弱，求主加添信心，賜我力量克服擔憂。期望主也感動你，參與神給我們的宣教使命，與我們同行！

### 倖存？被存？

「倖存？被存？」，這是近年多次自省的問題。我既屬「鏡中衰鬢已先斑」的白頭高齡人仕，為何還外出，參與為期兩、三年的宣教？盤旋心中的問題：「繼續為期三個月的短宣，不就輕而易舉？」這種念頭經常浮現腦海中，揮之不去，「心動」多次。但心底裡更明白，我是神的僕人，沒有自主權，理應順從聖靈「感動」，順服神最終的決定，採取相應的「行動」！

兩年多前，與我年紀相若的弟兄陳醫生離世，接著多位年齡相近，甚至比我年輕十年左右的好友，也先後相繼安息主懷，令我傷感悲痛！但最強烈的感受，我是「倖存」者！近月更發現，我長期服用的藥物中，有一種副作用：就是增加感染細菌的風險。而疫症這兩年多以來，我既曾在疫症肆虐的荷蘭短宣一年，當地人不喜用口罩，我又住在常有感染、又不設防的老人屋苑，經常外出探訪及茶聚、飯聚。期間也去了疫情更嚴重的法國，短宣九天，卻「倖存」地回返香港，想起來真是捏一把汗！

在港這一年多，經歷多波疫情，且因身上有長期病患，不宜接種疫苗。至今年三月初，因為獲得法國簽證，按心臟醫生檢驗後提議，才打第一針。但這期間，在毫無選擇情況下，出入醫院、診所、殯儀館和教會。不停地與多人接觸，飯聚傾談，甚至探訪和提供物資，支援疫症患者。暴露在疫毒下，仍然至今「倖存」，從俄烏戰爭的角度看，我更看到自己是被主存留者！簡稱「被存者」。

我沒有心存僥倖，只想把握機會，努力事奉，多活一天，便應多做一天。故此我每次外出，必採多重的預防措施。也曾因覺身體不適而憂心。面對體內兩個重要器官，長期覆診和每日服藥，故此不斷提醒自己：健康有限、活力漸減、生命短暫、不該糟蹋！

後來主感動我，接受了法國圖魯茲宣教士的邀請，一年多簽證申請過程中，處處碰壁，使得我既氣餒、又焦慮。若不是長期病患的人，是不體諒我這種心情。但我仍感謝主，給我在港期間有機會事奉，讓我經歷多種從未有過的體會和學習，也面對自己的軟弱，在掙扎中尋求成長。相信是上帝給我裝備，為著未來事奉的經歷鍛練。你若與我一樣有「被存者」或「倖存者」的感受，靠主承擔使命成長，並分享我這個「被存者」，在新的宣教工場，服侍主的經歷。

寒冬

當年底前冬至那天(十二月廿一日)，即是一年中最長的黑夜，最短的白天。我的心情也特別配合，我心泛起蘇軾兩首《寒食詩帖》的第一首的「今年又苦雨」和第二首末句的「死灰吹不起」。心情沉重因為好友弟兄病重，姑丈身故，親母剛離世十年，而社會氣氛又進一步嚴寒。蘇軾由於政治上反對王安石變法，被調離京師，再因文字獄被貶到黃州，到第三年寒食節的時候（清明節），蘇軾看到簡陋的住房，再想到被貶的遭遇，心生感窮途末路，想到寒食節典故，於是提筆寫出《黃州寒食詩帖》。我心情與他的悲愁在共鳴，久久不能平復！元旦日好友那令人哀痛的消息如苦雨驟來，無法再壓抑的情緒爆發了！心如死灰無法吹起！至今十多天了，才能寫出悼詞：

智安，在沒有心理準備下收到你離世的消息！沒有道別的機會，只能無奈地接受你的離別。相信你並不甘心這樣的去世！沒有機會用到新藥，本來是見到一綫曙光，卻無法享用。在彌留時你有怎樣的心情？

你應該是不甘心的，但卻也見證你為熱愛生命，用盡你每一點心力，你沒有向命運低頭躺平。你若果有不甘心，是因為痛惜每一個禱告和金錢支持著你的人的心力。我們的主也許是叫我們用這個方式，向你致上無限的惜別，用具體的愛心支持作為感謝你在人生旅途上，為我們立下了不向死亡屈服的榜樣。我心裡彷彿聽見你向我道別，並囑咐我接你的棒，去服侍未有機會信主的華人，去繼續發我們曾分享那共同的夢！也為大澳的需要繼續努力！謝謝你一直作我戰友，靈友，摯友——俊敬輓。

### 從「寒食節」說起

農曆清明前的一兩天，是「寒食節」，有禁火的習俗，民間流傳此節期，起源於人們紀念忠臣介子推。他是春秋時跟隨晉公子重耳流亡的大臣，曾割自己腿上的肉，為晉公子充飢。重耳後來做國君(晉文公)卻忘恩，記起要封賞他時，他和母親卻避到綿山隱居，堅拒出任官職。晉文公為逼介子推出山，竟放火燒山，介子推寧被燒死也避任官職。晉文公便把這天定為介子推的祭日，命人民這一天禁用火烹調食物，為他哀悼。

人生的路如何選擇？在乎願意跟隨的對象，我既一生享受主耶穌的恩情，當報知遇之恩，我餘生短暫，仍能有生命事奉，豈不是情誼難卻？我既無意跟人追逐權位，便應甘心順服恩主，任從他差使。在 2020 年六月，神給我一個像聖經中所記的馬其頓呼聲，叫我過來幫助圖魯茲的宣教工作，我感到一陣特別的感覺，於是求印證，最後我確定了。但是不知道怎麼去實現。我用正常程序申請，等了一年多沒結果。但是轉用一個偶然報讀網上的課程學生身份申請法國簽證，竟然兩三個月就批出一年簽證，到埗後極可能一次過辦理到多一兩年的居留許可。這樣我可以用學生身份居留，以學生身份參與宣教工作。感謝主有「香港宣教會」接受我們為短期宣教士協助差遣我們到法國。

從 1983 年暑期歐洲短宣，差不多四十年來，上帝未停止過感動我。心中常想起和記掛當年在巴黎、史特拉斯堡、米蘆斯等法國城市短宣工作中體會到的華人福音需要和教會的建立。這些感動也驅使我關心後來積極關注越南柬埔寨的需要。1992 年在比利時魯汶進修，卅年前的事了！又點燃了對歐洲的大陸移民及學生的宣教心。因著種種原因，至七年前才決定提早退休，去一步一步實踐這個宣教感召，從數次三個月一期的巴黎或荷蘭短宣，至 2019 至 2020 二零年整整一年再赴荷蘭短宣，現在又準備作兩至三年法國圖魯茲(Toulouse)的宣教。這是法國第四大城市，空中巴士出產地，有不少華人學生及工程人員在此居住，但未有華人教會。傳福音及造就華人信徒的契機明顯在此。

我預計今年八月底前出發，正是我剛到六十五歲之金齡。真是名符其實的「金齡宣教」了。這次師母會再辭去工作一起去(兩年前已請辭一次去荷蘭)。她放下愜意的工作，我們要離開熟識的生活地方和習慣，去適應一個完全陌生的新環境，語言、天氣、文化、抗疫理念及醫療制度等完全不熟識的生活，且沒有親友及熟悉的教友照應，這使我們十分戰兢。且現在疫情及戰爭威脅相比香港，更有迫在眉睫的感覺。但在危難當前，更應奉主差派去完成主交託要傳播的平安的福音。

對我們而言，這是未來兩三年我們每日生活中所要面對的挑戰，且還要達成建立一個華人教會的目標。為這些挑戰和目標，感謝主有宣道會大澳及恩澳堂答應作我的差遣教

會，恩典生命堂作支持教會，她們都是與我們事奉成長有深厚關係的群體，像腓立比教會在各種困難中仍願憑信心承擔。(林後八 2)我們極需要你在後方的支持。希望你能持續為圖魯茲的華人得救恩祈求，為我們在前方面對的挑戰和目標禱告，為我們有時因信心不足而有的擔憂，求主加添信心。寒食節提醒我知所敬畏，知所效忠。願我們一起盡忠於差遣的主。

### 恐懼是一份祝福

我那天逃避了去火葬禮，因為在安息禮中我的眼淚沒停過。程序中有一個環節是說 **Fear is a blessing** (恐懼是一份祝福)。因為知所敬畏，就懂得順服。能對生命無怨無悔，是生命的英雄了。但是....「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」惟嘆英雄氣短！「是非成敗轉頭空。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白髮漁樵江渚上，慣看秋月春風。」留下來的痕跡只刻於心間，遊走於朦朧的回憶。肅穆的禮堂依舊迎春風，但人面已去！「一壺濁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。」笑談不再，只有哀悼，只待天家再暢聚！由恐懼到敬畏，再順變！叫死亡別狂傲！多英雄的氣概！但是，敬畏神是一生的，那麼恐懼和順服也要一生了。我深深的靜默，消化這一切。

人誠然一生都在恐懼中。由呱呱落地，哭訴驚懼，到學校到試場到職場到醫院到離場，都常常是在恐懼中跨過。若非有上主同在，能將恐懼轉化為敬畏，如何可以安然睡覺？覺悟敬畏上帝，就得體會人世間生之掙扎，何等需要生之勇氣！學像空中飛人，伸出雙手作信心的跳躍，然後讓上主接著所伸的手，安全帶著飛人渡到彼端，恐懼和順服成為一體。主，讓我們宣教，叫人甘心恐懼，甘於敬畏，以致得勇氣，得樂享安息。阿們！

### 教會的兄弟 牧者的同伴

剛過的主日，教會，我們神的家失去了洪兄弟，他突然離世，消失的是他的身影、他的笑聲、他的幽默、他的...、最叫我懷念的，是他的友情和兄弟情。有他，許多在神家裡被透明的人(被長期忽視的人)可以有兄弟，因我見他常找他們，勸勉、鼓勵和陪伴，開放自己的家招待他們。關心他們的身、心、靈的需要。他是他們的兄弟，雖然他們有很多稱為弟兄姊妹的人，但好像只有這個兄弟常在！也許他也是在教會中常被忽略的人，有感同身受之心。他為神家中不和的關係焦慮，他單純地努力地盡力去復和，又作和平的使者幫人修補關係。現在有誰接棒肯做教會的兄弟呢？

我在荷蘭的一年，他成了我很密切的同伴。我期望扭轉教會的牧養文化，採用門徒訓練作栽培，他第一個報名。我想注入宣教文化，舉辦短宣兩次，很少人和應，只有一次成行，但兩次他都第一個報名，多少個灰心沮喪孤零的日子，有他同伴，每次到他家吃飯，都會額外預備我喜歡的飽點及榴連甜品，我不懂用腳踏車，他推車陪我走路，我教導的課程及主持的聚會，他都參加，絕少缺席。我返港前收拾不及的行李，都堆到他家。他陪我去探訪他關懷的兄弟，要深夜才能回家休息，但是他第二天要很早上班的！我深深覺得他是我在荷蘭的弟弟。

我等待這位弟弟待我去法國宣教時，和我呼應，我等待可以見到他成家立室，我期待見到他感染到更多兄弟出來，我等待他更新成長做個宣教士....。但主卻接他去了。但願他留在人心中的回憶，向我們說話。

**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 69 期 Vol 7, No 2 (July 2022)**